

张樯在深圳这座被认为偏重经济、轻视文化、浮躁逐利的城市里，除了做着本职编务工作之外，似乎就是码字，码他的散文、小说、诗歌之字，他的作品，散见于《萌芽》《雨花》《飞天》《温故》《福建文学》《星星》等刊物。此前，出过一本电影随笔《带我走吧》。

近年张樯出了新书，是一本散文集，名为《一见如故的季节》。打开书页，但见该书乃分为四大部分：乡愁的形状；在城市的上空盘旋；味蕾上的记忆；星空的微笑。张樯的散文，自然灵动，情真意挚，而且具有一种传统文化的厚重，读后给人以一种独特的享受。读过他的一些作品，比如《会飞的星星》。文中有这样的描述：“蓦然，一颗星星从星群中飞了出来，比所有的星星都要亮，都要大。我不知道刚才它在哪里，它似乎眨眼间就飞起来了。它是星星吗？如果是星星，它也是应该是一颗长着翅膀的会飞的星星。好一阵子，它始终在我的头顶上方缓缓移动，既不加快速度，也不准备停下。我就一路小跑地跟着，与它保持着一段距离。忽然间，它像是要灭了，很快又仿佛充了电，变得更亮更圆了，如一只硕大的灯笼，不慌不忙地在半空中飘浮。哎，我想这肯定是飞碟了。早在更小的时候，我就在家里从一张包东西的旧报纸上知道了飞碟的名字，从此念念不忘。没想到现在就与它相遇了。”如此文字，有如童话，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一个美丽无比的大自然的世界。无疑，这是一种自然事物描写。检视如今的文学写作，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，即写作者对自然景物描写的热情与能力的丧失。大量的文本热衷于人事本身，缺少再现自然事物的生动鲜活描写。大量的散文只是热衷于讲述人物情感故事或乡愁故事，外带表达一些流行的或陈腐的观念，缺乏对生活的田野调查，因

蓝石三十岁前一直生活在沈阳（小说中有时是丰城），童年，少年，求学，毕业之后在五爱批发市场做服装生意，也就是说正式走上了社会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沈阳这座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老工业城市，正面临着盛极而衰的命运，很多工厂倒闭，或曰转型，在这样一个节点，他去了北京，口头上是生意扩大，实际是想换个活法。到北京后，蓝石似乎也没再做生意，而是进了报社、电视台当记者，一干数年，最终辞职，专事写作。

蓝石的小说内容，大体与他的个人经历相关，无论是书写少年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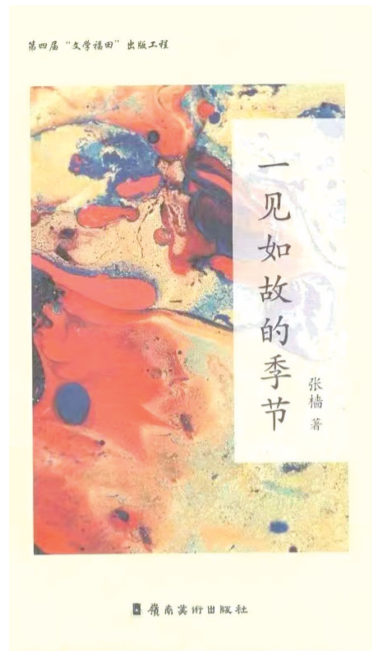


## 《一见如故的季节》读记

周思明

而无力进行生动逼真的自然景物描写。鲁迅先生曾说：“删枝去叶的人，决然得不到花果。”考察古今中外那些文学经典，为了使作品血肉丰满，给作品增添阅读魅力，作者往往会在自然景物描写上使用工笔描述，透过这样的自然景物描写，反映具体社会现实或人物心理状态。

《月亮忘记了》是台湾作家幾米的作品，其中亦不乏精彩的自然景物描写，比如，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文字：“看见的，看不见了，夏风轻轻吹过，在瞬间消失无踪，记住的，遗忘了。只留下一地微微晃动的迷离树影……看不见的，是不是就等于不存在？也许只是被浓云遮住，也许刚巧风沙飞入你的眼罩，我看不见你，却依然感到温暖。记住的，是不是永远不会消失？我守护如泡沫般脆弱的梦境，快乐的才刚开始，悲伤球早已潜伏而来。看不见的，看见了，夏风轻轻吹过了，草丛树木翻舞飞扬。遗忘的，记住了。忘云渐渐散去，一道柔和的月光洒在窗前。”这样的景物描写，富于诗意，予人联想，含有一种淡淡的忧伤。设想一下，如果没有这样的风物描写，只是就事论事，那该有多么的无趣和单调啊。对自然景物描写，王夫之强调“以意为主”。在情与景的关系上，他要求把情放在首位，景服从于情并表现情，使景中有情，情中有景，情语待景语而厚，景语因情语而活，二者相辅相成，相互交融。但二者相较，情语更难写好，所以王夫之认为，不能写出寓情于景的“景语”，便难写出以景见情的“情



《一见如故的季节》  
张樯 著  
岭南美术出版社

语”。王国维继承和发展了王夫之关于“景语”与“情语”的主张，进一步提出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的观点。他认为，写景的目的是为了抒情。联系到张樯的散文写作，窃以为他对自然景物的描写，是体会深刻的，因而具有自己独到的审美表达。

张樯的另一篇散文《番薯糖水》，写得也颇具审美意味。文章里，张樯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颇具传统文化意味的场景：在香港某个小区路边，一对年迈的夫妇正在烤番薯，她们围在一只竖起的炉子

旁，正在专心地翻转一只只烤着的番薯。据说，他们数十年间都在这里，在九龙名气很大，许多市民专程跑很多路来吃他们的烤番薯。原本，他们也有实力去开一家店面，但仍旧几十年如一日在露天的路边烤番薯。他们的存在，就像一个路标，连同那些不断拔地而起的高楼下缩小的原风景，在此居住过的人只要来此走走，恐怕就能唤起诸多属于往昔的暖心记忆。此情此景，连同本文中的番薯糖水，以及文章中提及的“面前这位阿婆温暖的微笑”，其实都是现代化大都市里残存的最后的传统文化的记忆。张樯的散文就是这样，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传统文化事物的留恋和留存，因而也在不经意间凸显出了他的散文写作的文化价值。

张樯的另一部电影随笔集《带我走吧》，则是颇具影像审美文化价值和魅力的著作。在《电影“坐着火车来”》一文中，张樯写道：“火车与电影，有着天然的、密不可分血肉联系……世人是通过一系列轰然驶来的火车来拥抱电影的，人们接纳了如此逼真、如此莽撞的这列火车，也意味着接纳了电影。”张樯所谓“一列火车”，所指即是卢米埃尔兄弟《火车进站》里的那列火车。书中，张樯对陈凯歌的《黄土地》以及外国电影经典《肖申克的救赎》《死囚越狱》《大逃亡》《罗马假日》《爱在罗马》《甜蜜的生活》《喷泉里的三枚硬币》等，有着独到和精细的分析和见解。我同意有的论者所说，张樯是文学素养深厚的作家，他本质上是一位优秀的诗人，能用诗歌语言驾驭一切文本，语言唯美灵动，语意丰沛温暖。他的诗人气质在《带我走吧》一书中有突出的呈现。读他的散文随笔文本，你会情不自禁地跟作者说：带我走吧，去领略灿烂阳光，呼吸鲜活空气，审视人间良善，体味电影美好……

而是愿意选择火车，用他的话说，坐火车白天可以看风景，夜晚，睡一觉也就到了。

北戴河。这是蓝石经常去的地方，而且是冬天，一个人。他甚至在那里，也就是海边的宾馆长租了一间房，每年三四个月，读书，跑步，思考，更多的时间是写作——这有他的小说《你去过冬天的北戴河吗》为证。这篇小说，后来拍成了同名电影短片。

孔子。蓝石在纪录片《盒饭》《天下就有不散的宴席》中都出过镜，他甚至在其公司拍摄的科教片《孔子》中还扮演了回至圣先师。

口哨。蓝石擅长吹口哨，一曲《教父》，能从头吹到尾。

云喝。自打2020年新冠来临就很少扎堆喝酒了。也不知谁的发明，朋友们各自封闭在家，一手掐着手机，一手端着酒杯——这种形式以前叫“电干”，随着智能手机的升级，有了视频，就改成“云喝”了。蓝石一边说我腼腆，一边给我快递了一箱绍兴黄酒，让我度过了悲催的庚子春节。

蓝石本名石效纲，因其与辽沈著名文娱评论人、漫画家蓝恩发是发小、好友，故取两姓为笔名。

## 有关蓝石的关键词

程远

期的《半下午》《幻想家的现实问题》，还是青春期的《但总有人正年轻》，乃至后来的《迷墙》《极度寒冷》《夜火车》《别杀人》《你去过冬天的北戴河吗》等等，都有作者的影子，这，可能就是“经验写作”吧——使用自己有限的才能书写自己有限的人生经验。

读蓝石新近出版的这个短篇小说集《但总有人正年轻》、我忽然想起有关蓝石的一些关键词，或说是有关我们的“精彩瞬间”，拾掇几则，或许也有些意思。

大冷。这似乎是蓝石小说中的专有名词。大冷，即沈阳西塔大冷面。别地儿的大冷面再好吃，在蓝石那里都不妥，他不认。这个词，在他的小说中不仅多次出现，现实生活中，只要他回沈阳，只要你假装客气问他想吃啥时，一定是这两个字。如果是多人大餐，他也会偷偷地空着一半肚子，留给第二场的“大冷”。

双肩包。简单的行头中，双肩包一定是蓝石的标志之一。就是那种极普通的蓝色双肩包，没有很多兜，与他一米八多身高的帅哥形象不搭。每次，他把包卸下，放在宾馆或饭店椅子上，我便第一时间要求他打开，我们是要他的新书，小说集或诗集，我们美其名曰：蓝老师又送书下乡了……

五爱市场。和张士灯具、南塔鞋城一样，五爱市场曾是沈阳著名的商业网点，以服装、布料批发为主，这也是蓝石曾经战斗过的地方——20年前，他在这里做生意，也打过架。只是，如今的五爱市场、南塔鞋城都已失去往日的繁华。

卧铺。在蓝石的小说里经常出现的两个字，这不奇怪。无论是他早年京漂，隔三差五回故乡（沈阳/丰城），还是之后的全国各地溜达，即便已是小说家和某著名文创公司的老总了，他也不大乘机，